

【特稿】

引 言

林聰舜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梅廣教授大作〈《公孫龍子》：校訂、語譯和解說〉由《清華學報》刊登，承學報主編劉承慧教授囑咐，讓我撰寫引言，雖恐力有未逮，敢不勉力從事！

梅老師 2016 年榮獲教育部學術獎，但他的學術見識卻早為同儕推崇，為學生輩景仰，發揮很大的影響。早年與梅老師論學的林毓生教授、杜維明教授、張亨教授、錢新祖教授、黃正德教授等學者，都成為梅老師的至交。梅老師在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退休後，更繼續將學術視為一種志業，將一生最成熟的想法陸續整理發表，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梅老師的學術志業正是由知之、好之，進到樂之的境界，此一孜孜不倦，樂在其中的治學風範，我輩雖不能至，心實嚮往之。

梅老師在語言學領域的成就，學界頗能言之。梅老師對語言學理論有深入的掌握，對古典學術有深厚涵養，所以在語法理論、歷史語法、藏緬語、古漢語、漢語語言學各領域，都能戛戛獨造，成一家之言。晚近出版的《上古漢語語法綱要》（臺北：三民書局，2015）是古漢語研究與當代語言學接軌，對上古漢語語法體系最完整的陳述，被視為古漢語領域最具代表性的權威著作。

很少人知道，以語言學家聞名的梅老師，在中國思想史領域用力甚深，而且對中國思想史的熱愛，帶有強烈的使命感。他大學時代就受到徐復觀教授和牟宗三教授的啟迪，對中國文化有強烈的使命感，此一使命感貫串了他的學術生涯。梅老師選擇接近清代學術主流的語言學，則是那時已經隱約感覺到語言學將是二十世紀人文學術異軍突起的一個發展，只有語言學才能給他所需要的學術訓練。後來梅老師所做的思想研究，基本上還是一種古籍訓解工作，也就是徐復觀先生所說的「在文字的把握上立基」，梅老師認為語文學工作雖然比較瑣碎，但並非不能接觸到大問

題。¹ 梅老師確實是把他在語言學上接受的學術訓練，巧妙運用到中國思想史的訓解與詮釋上。

梅老師二十年來發表的中國思想史領域的論文，例如〈錢新祖教授與焦竑的再發現〉（《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9 期，1998）、〈釋「修辭立其誠」：原始儒家的天道觀與語言觀——兼論宋儒的章句學〉（《臺大文史哲學報》55 期，2001）、〈從楚文化的特色試論老莊的自然哲學〉（《臺大文史哲學報》67 期，2007）、〈「內聖外王」考略〉（《清華學報》41 卷 4 期，2011），這些論文對中國思想史領域的關鍵問題提出具有原創性且發人深省的論點，這些論點帶來全新的視野，將使學界討論相關問題時必須加以正視。

韓籍曹銀晶教授在北大中文系修讀博士課程時，於 2011 年對梅老師進行九次訪談，經整理成〈老子其人及其書——梅廣先生訪談錄〉發表。對於老子其人及其書的問題，梅老師有獨特的看法，他猜想《老子》書的形成應當有一個發展過程，從發展觀點看《老子》，老子思想與法家思想一樣，是沒有創始人的。老聃當然不是《老子》書的作者，因為《老子》書根本沒有作者，《老子》書的作者是道家集團製造出來的。如果能夠拋棄老子思想是老子這人的思想這個根深柢固的觀念，就等於丟掉一個傳統包袱，得到觀念的解放，可以從一個新的角度看《老子》，《老子》的面貌就迥然不同了。梅老師認為他的觀點構成一種對老子思想傳統的指摘，所以這個想法在心中醞釀了幾十年，卻沒有寫下來。一直等到他讀了葛瑞漢 (A. C. Graham) 的論文 “The Origins of the Legend of Lao Tan” 以後，這想法才堅定下來，後來郭店《老子》的出土資料也不支持《老子》書有一個作者的說法，對梅老師的發展觀點十分有利，梅老師才確定可以把意見公開。我特別敘述這段歷程，是要呈現梅老師豐富大膽的學術想像力以及嚴謹的治學態度。讀者閱讀〈訪談錄〉時，可以享受類似閱讀推理小說時懸疑處處，卻在抽絲剝繭下真相逐漸揭開的智力激盪與樂趣。

基於梅老師對先秦典籍涵養深厚，且具有豐富的學術想像力與思辨力，加上學界罕見的建立在語言學素養上的古籍訓解與詮釋能力，〈《公孫龍子》：校訂、語譯和解說〉一文的刊登，是值得翹首期盼的。《公孫龍子》是今傳先秦名家具完整思想的唯一著作，但至今尚無讓學界普遍滿意的注本出現。其原因除了《公孫龍子》長期受忽視，傳本錯簡極多外；秦漢以降，儒、道、法成為影響最大的思想流

¹ 參見曹銀晶，〈老子其人及其書——梅廣先生訪談錄〉，《中國哲學與文化》，11（桂林：2014），頁 277-304。

派，中國人的學術心靈與名家的思辨路數遂趨於隔閡。梅老師此文旨在為讀者提供一個《公孫龍子》的簡便讀本，且從語文層次的整理開始，但他知道整理此書不可能停留在語文層次：「毫無疑問，《公孫龍子》一書最吸引人的是它的思想。公孫龍思想奇特奧妙，學者要研究此書，必須有足夠的思辨能力和相關的學識基礎。這是傳統典籍學者所欠缺的。」（一、前言）梅老師自比為古畫修復師，認為一幅名家古畫修復成功，除了技術和經驗之外，一個優秀的古畫修復師還須對畫的時代風格和畫家的個人風格技巧有深入的認識；他必須具備豐富的藝術史知識和深厚的藝術學養。換言之，這是「技進於道」或「技道合一」的歷程，若無法掌握「道」，契入公孫龍奇特奧妙的思想，語文層次的整理也將淪於捕風捉影。以下舉兩個例子，說明語文層次的整理與核心思想掌握間相輔相成的關係。

「二、《白馬論》釋義」中，梅老師指出，本篇是討論語言（名）的語意問題。如果語言和它的指稱對象維持一對一關係，這是最理想的情況，沒有不確定的含糊或歧義存在。但人為語言可以設計成這樣，自然語言卻無法改造成這樣，也許公孫龍已經意識到，一如卡納普 (Rudolf Carnap) 所證明的，自然語言本質上就具有多義性。公孫龍舉出「白馬非馬」的例子，說明即使像這樣一個簡單到人人都不認為有問題的句子實際上仍然有問題；他有辦法辯說這其實是一個歧義句。在解讀公孫龍的具體論證時，梅老師運用語言學「等式句 (equational sentence)」的概念，解釋「白馬非馬」的說法可以成立，讀者的疑點遂可渙然冰釋。「定所白者，非白也。」梅老師運用句法學上“lexical integrity”——「詞的隔絕性」——的概念，說明公孫龍所意識到的詞因結合而改變原義其實是很普通的語言現象。配合《通變論》所說的「二無一」悖論：「二是一加一的和，但這種加合的結果是一種改變：一與一的加合關係使得一已經不是原來單獨的一；一存在於加合關係之中，因此不再是原先單獨、離散的一了。所以我們可以說二無一。」透過明晰的語言學理論的說明，「白馬非馬」蘊含的要旨就更為顯豁。

「白馬非馬」是公孫龍用以成名的悖論命題，公孫龍這些辯者被批評為「惑於用名以亂實」（《荀子·正名》），然而公孫龍學說的用心卻是正名實。梅老師在「《白馬論》釋義」一節中特別強調，《公孫龍子》在中國哲學傳統中可說是獨樹一幟，非常接近西方的思辨哲學。正因為這個緣故，他的學說長久不為世人所理解，他對中國文化的思想貢獻也長久被埋沒了。此外，公孫龍的白馬論的「詭辯」只是手段，他的目的則是實用的，是為了要實踐孔子「必也正名乎」的政治主張。梅老師透過思想史的視野賦予《公孫龍子》該有的地位，本節對《白馬論》的訓解

與詮釋就與公孫龍的核心關懷與思想價值結合，瑣碎的語文學工作突然鮮活起來，成為能夠承載背後大問題的重要訓解。

《指物論》哲理最閎深，素稱奧義難解，後人不明其理，擅自臆改，其原本面目更為模糊。「五、《指物論》釋義」做了很好的整理與訓解，此節先由全篇無一「曰」字，與他篇主客雙方辯難風格迥異，確認此篇與《名實論》都不是對話體，而是論說體，糾正了信從者頗多的陳澧和俞樾視為對話體的誤解。梅老師更翻空出奇，指出《指物論》提出一個人類建構其認知世界的理論。有指始有物，物是吾人認知世界中的有。「《指物論》釋義」原創性地詮釋「指」與「物」，其云：

人的認知世界是由「指」開創的。認知世界的一切稱為「物」；物是指的對象，有所指才成為認知世界中的物。而指不是物；它不存在於它所開創的認知世界之中。此猶在西方宗教學上，根據《聖經》，上帝開創了宇宙，而上帝卻不屬於這個宇宙。上帝超越於他所創造的宇宙。人類則是通過指開創出他的認知世界，而指則不屬於它所開創的認知世界。因此人的主體性也有超越的一面。這意味著人類的眼界總能超出其已開發的認知世界，可以無限擴大其知識領域，探究宇宙無窮的奧秘。

在此一詮釋下，西方哲學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才建立的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和主體性 (subjectivity) 兩個概念，都在《公孫龍子》中被觸及。「《指物論》釋義」又云：

「指」是建立人的認知世界的起點。從這個起點出發，是可以開出龐大的系統哲學的。從西方哲學的角度來看，公孫龍的認識論哲學觀點其實很接近英美哲學的經驗主義傳統，它與歐陸現象學派談主體性的問題也能接榫，其出發點如同建立一個哲學體系的「第一哲學 (first philosophy)」。不過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的意向性包含大量心理內容，公孫龍只涉及純認知層次。

此處點出了《公孫龍子》思想體系類似西方思辨哲學的特色，站在此一高度上訓解《指物論》，許多難解的文字都變得明白易解，而且處處閃耀著公孫龍智慧的火花。例如《指物論》首二句：「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解說：「此二句為全篇

的綱領。『指』有兩個意思。一作動詞用，即以手指物的『指』，可擴大訓解為指向，指認等義。一謂所指，是名詞的用法，翻譯為『指的對象』，則更易懂。」於是，奧義難解的《指物論》，成為顯豁可讀，且具有高度思想深度的文字。

梅老師把從事《公孫龍子》的整理，自比為古畫修復師。面對破損的文本，這幅名家古畫修復得極為成功，使《公孫龍子》展露應有的丰采。〈《公孫龍子》：校訂、語譯和解說〉一文，對文本的解讀要言不煩，不做過度推衍，疑點卻往往能渙然冰釋，為讀者提供一個《公孫龍子》的簡便讀本的目標毫無困難達到了；而且此文對《公孫龍子》的特色做出突破性的發掘，使《公孫龍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更為突出、明確。尤有進者，梅老師亦特別指出，公孫龍以辯說為其資才之所長，故造設詭論，而其用心則在通過正名實以推行政治改革，《跡府》所謂：「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於是此一非常接近西方思辯哲學的思想，不但要解釋世界，更可納入企圖改變世界的中國思想主流之中。閱讀之後，深感全文精義絡繹，益人神智匪淺，我的引言很難盡底蘊於萬一，期盼讀者深入自得，在閱讀過程，透過梅老師的訓解與詮釋，與《公孫龍子》獨特的精神世界相遇而莫逆於心，領略中國古代思想世界的奇特與多元。

